



傑克倫敦傳

著 斯通
譯 董秋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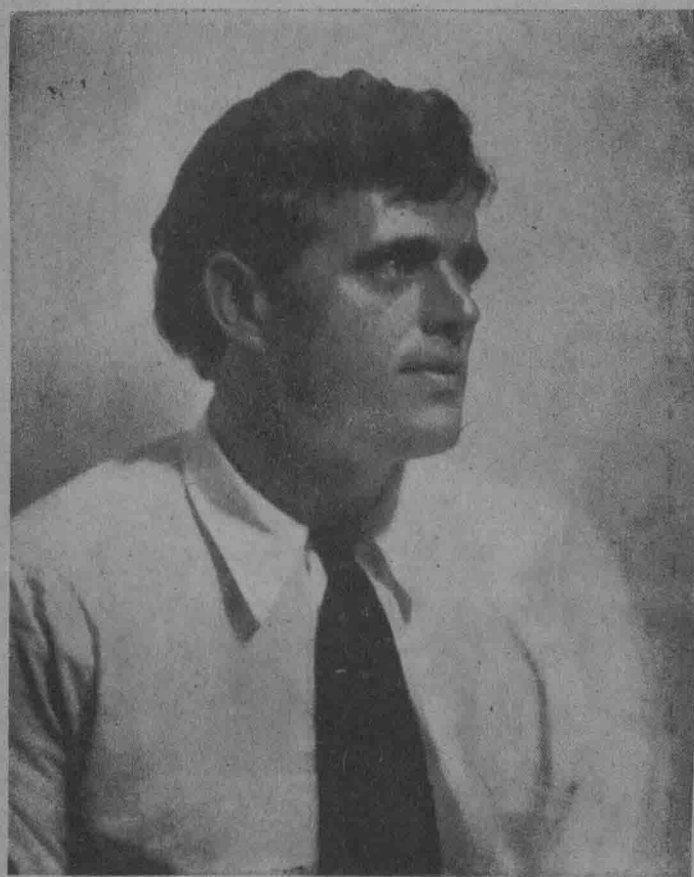
！·斯通著
董秋斯譯

傑克·倫敦傳

馬背上的水手

·1948·

行刊店書燕海



譯者敘

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科學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文學，進化論的生物學，在歐洲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後起之秀的美國，對於以上三種現代文化，不僅是一片處女地，也是一片禁地。

在那時的美國，關於私有財產和財富分配的原則，僅只討論一下，也是犯禁的。工業家和銀行家依舊保持君權神聖的觀念。工人們要相信，工作和麵包都來自僱主的智慧和善心，應當加以感激。教會是工業的大腹侍婢，大學裏所謂高等教育也沒有兩樣，其中所宣傳所講授的東西都要經過僱主的許可。即使有若干知識分子，知道世間有所謂社會主義，也不過拿來在私人客廳中談談而已。而且所談的限於教育、立法、選舉等和平沁透，革命兩個字是談不到的。

這時美國文學臨到一個衰竭的時期，維多利亞朝的風尚已經僵化成一定的模子，更加上中西部道德的束縛，文學家寫不出有創見的作品。他們所寫的對象，限於可敬的中等階級或富人，善行永遠受賞，惡行永遠受罰。他們主張看人生的愉快面，避免一切粗暴的、嚴厲的、卑污的、真實的東西。如傑克·倫敦所說，他們這些人是無味的，孱弱的，肚子裏沒有臟腑，兩腿間沒有生殖器。他們沒有創造力，沒有工作哲學，沒有

真知灼見，他們所有的只是一種用在甜甜蜜蜜的傳奇故事上的公式。他們是使文學貧乏的貧乏了的頭腦。而當時美國最走紅運的作家便是這些人。

至於進化論，因為它揭穿了基督教的神話，美國清教徒社會視之為褻瀆神聖者窮兇極惡的詭計。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今天，美國依舊有若干州立下法律，禁止學校中講授進化論。半世紀以前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地方，居然有一個人，不顧統治階級的勢迫利誘，敢於冒犯他們的威權，強迫他們接受他們所禁忌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進化論，同時用了易於瞭解的形式，把這三種東西交到勞動大眾的手上，為他們指出一條解放自身的明路。這個人的名字便是傑克·倫敦。

傑克·倫敦用來表達思想的主要形式是小說。他在小說中寫社會主義，寫進化論，寫實實在在的人生，寫貧血的、纖巧的、怯避的、偽善的十九世紀文學所不敢正視的一切東西。由於他那長於說故事的天才，也由於他學習前輩大家的努力，他煅鍊成一種文學技巧，足以攻下頑固分子的森嚴壁壘，也侵入了暖室一般的太太小姐的深閨。這在美國，確乎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就！

傑克·倫敦是第一個美國社會主義小說家，被人稱作『美國無產階級文學之父。』關於這一點，一九一九年的新羣衆（*New Masses*）作過很確切的說明：

「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不應當止於寫無產階級，也應當爲勞工階級所誦讀。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不應當止於用無產階級生活作材料，他的作品應當燃起反抗的精神。傑克·倫敦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美國第一個也是到此爲止唯一有天才的無產階級作家。能讀的工人們，讀傑克·倫敦。他是他們都讀過的一個作家，他是他們大家同具的一個文學經驗。工廠工人們，農場工人們，海員們，礦工們，報童們，一再讀他的著作。他是美國勞工階級最有聲望的作家。」

法國的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稱傑克·倫敦爲美國的馬克斯，並在爲鐵腳跟作的跋中說道：「傑克·倫敦具有看出普通人看不見的東西的特殊天才，也具有使他能預言將來的特殊知識。」這評語對任何時代的文學家都要算作最高的稱譽了。不過，把傑克·倫敦與馬克斯相提並論，乍一聽起來，不免覺得頌揚過當。但若把這一句話中美國兩個字加重來讀，傑克·倫敦便可以當之而無愧了。二十年來，法西斯惡魔用了空前卑劣空前殘暴的方法，謀殺覺悟了的人民大眾，掃蕩現有的文化成果，看了鐵腳跟，我們幾乎疑心是今天寫的。傑克·倫敦預言將來的能力，可以從這上頭看出來。

我們上面強調傑克·倫敦小說中思想的成分，並沒有意思說他的著作與普通宣傳品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因爲他的主要作品乃是不折不扣的文學和藝術。只有這樣，他的作品才能受到當時最廣泛的誦讀，連他最看不起的所謂大家閨秀都要在鎖起的門後放下窗簾來讀呢。

他的作品暢銷，並不以英語民族爲限，在他生時，已經譯成十餘種不同的文字，目前似乎沒有一個有文學的民族不曾與傑克·倫敦結緣了。尤其是在蘇聯，連擁有四十種方言的譯本的雨果（Victor Hugo），也不能與傑克·倫敦比肩。在十月革命時期，傑克·倫敦在蘇聯達到偶像化的地步，隨處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在剛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的作品更爲流行。蘇聯青年飛行家最嗜讀的作品，是傑克·倫敦的許多有名的戰時小說，如高謝夫尼克夫（Kozhevnikov）最受歡迎的三月和四月，很顯著地受了傑克·倫敦那雄健的風格的影響。

傑克·倫敦生身在勞動者的家庭，既沒有家學，也沒有外援，更沒有資產，連中等教育都不曾受完，舉凡世人憑藉了來致身通顯的東西，可以說一概沒有。他只有一種普通人所沒有的東西，那便是到處受人賤視的私生子身分！一個普通人處在他這樣的境遇，能够作到仰事俯蓄，免於凍餒，也就很不容易了。但是傑克·倫敦在短短的四十年間，不論在著作方面，在事業方面，在財富方面，都有了震古鑠今的成就。他究竟憑藉了什麼呢？

誠然，傑克·倫敦有他得天獨厚的地方，便是腦力強大，體魄健全，能通曉常人不易通曉的東西，能吃常人吃不消的苦。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成功條件。具有這種條件的人，我們隨時可以見到，而傑克·倫敦卻是百年一遇的偉人。我以為傑克·倫敦最特出的地方，便是他那不屈不撓的青年氣概。

傑克·倫敦是青春的化身，連他的錯誤，連那使他一再受挫折的弱點，也是屬於青春的。他的朋友說他是一個長得太大的孩子，乃是一句無法變更的評語。因為他永遠是一個青年，所以他能不計利害，不畏險阻，敢於冒犯社會上的舊勢力，敢於推翻思想界的偶像。至於他學習的努力，工作的認真，更是充滿了朝氣。他說，人生是鬭爭。不錯，傑克·倫敦不是生成的，是在鬭爭中鍛鍊出來的。

傑克·倫敦的著作，受各國青年人普遍的愛好，因為其中提供了面向人生與之交鋒的勇氣。但是他的最好的著作應當是他的生活，用他的生命寫成的書。我們現在不能親炙傑克·倫敦這個人了，只能讀他的傳記了。傑克·倫敦有過寫自傳的企圖，並且已經定下了『馬背上的水手』的題名。可惜過早的死使他未能完成這個計畫。二十年後，愛爾文·斯通(Irving Stone)負起了這一項任務。

這是一種非同小可的任務，斯通憑什麼資格敢於負起呢？我們先來看一看斯通的履歷吧。

斯通度過與這部傳記的主腳幾乎同樣多樣性的生活。一九零三年，他生在舊金山著名的電報山。他降生的地方與傑克·倫敦降生的地方，相去不過擲石之遙。與倫敦相同，他也靠了作報童開始維持自己的生活。後來他靠了作服裝店的跑街、皮貨店的牧童、趕菜車、開電梯、暑假期內從事果園工作，讀完中學。然後又靠了在樂隊裏作樂、趕貨車、在旅館裏站櫃、在肉食廠裏打包、在電力廠作工、在運動器具店作賣貨員，讀完了大學。他所入的加利佛尼亞大學也正是傑克·倫敦入過的。

斯通的寫作生涯開始於紐約。他所寫的劇本沒有人肯上演，所寫印象派小說沒有人肯出版，只好靠在新哲塞一個小劇院作經理，在派拉蒙劇院作招待員，爲各通俗雜誌寫自白小說和愛情小說和謀殺小說來維持生活。

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之光發表於一九三三年，緊跟着他的出版家便關門了，雖然其間不一定有因果的聯係！他在一九三一年寫成樊皋（Van Gogh）傳，求生的慾望，碰過十七個出版家的壁——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立即成爲暢銷書。他也編訂過樊皋的自傳，親愛的提奧。

斯通現時住在加利佛尼亞一個小牧場上，與他的太太哲安一同種橘子，生小孩，寫傳記。關於寫作這一部傑克·倫敦傳的經過，他作過下面的敘述：

『我蓄意寫傑克·倫敦的傳記，爲時已經很久了。現時，經過這許多個月對傑克私生活徹底的研究和探討，我比先前更愛他，也比先前更欽佩他了。我知道他的過失和弱點，我立意把它們都寫出來，因爲我太愛他了，不能加以粉飾。他是太偉大的一個人，不可以不老老實實地寫他。茶彌安·倫敦（傑克的後妻）和伊麗莎·倫敦·希帕德（傑克的異父異母姊）把傑克手寫的筆記、通信、證件、商業文書、原稿等全部移交給我。在這兩個女人之外，沒有一個人見過其中的一行。此外，她們曾把價值三萬元的私人文件賣給罕廷頓圖書館，規定在她們兩個死前不得發表，這時她們連這一些也都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很顯然，在革命失敗以後，他便要受他們那沮喪的情緒的影響了。此外，傑克·倫敦原是一個工人，後來因了他那文學地位，與資本家們有過接觸，他從經驗中，從這兩極端，認識了當時蒸蒸向上的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他把美國的資本主義拿來與俄國那退化的專制的初期的資本主義作一比較，當他瞻望鐵腳跟在他自己國家中的勝利時，他不能不想到一個遠更禁久、遠更標準化、遠更合理化的壓迫形式了。」

不過，這種悲觀思想究竟是沒有客觀根據的。

「就在傑克·倫敦寫作鐵腳跟的時候，列寧正在一步一步地正確地打擊革命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悲觀思想。列寧久已在他所寫的作什麼一書中規畫出一個革命黨的組織和活動的主要路線了。他不肯用潰滅兩個字形容一九零五年的失敗。他主張參加沙皇議會的選舉，藉以取得僅存的合法便利。他打擊波格達諾夫、盧納查斯基集團的觀念論的、機會主義的、過左的路線。他已經預先看出由一九一二年列納罷工所表明的革命的覺醒。」

不幸，傑克·倫敦不會有機會認識列寧，不能在思想上接受他的指示，由著當時流行的不正確的思想，不應有的情緒，毒害了他的作品，甚至戕殺了他的生命。不論從革命的觀點上說，從文學的觀點上說，都是世界人類一大損失！

然而傑克·倫敦畢竟是不凡的。他從來不相信和平主義的催眠歌，他也不相信和平革命一類的欺騙性的應許。他用退黨來抗議當時美國滿具妥協性的社會黨。

世界各國，有多少革命鬥士，前進作家，達到中年時，爲了統治階級一點殘羹冷炙，爲了一席『翰林院』中的地位，進入了妥協的陣營，採取了貌似『中立』，終於帶上狗領，一面乖乖地守門，一面用舌頭舔統治者那揮舞鞭子的手。傑克·倫敦不是這樣的！

傑克·倫敦終生以生於勞工階級、屬於勞工階級爲榮。資產階級給過他廣泛的名望，大量的金錢，極盡誘致的能事。誠然，他有時氣短，有時悲觀，有時滿腹牢騷，有時似乎要對統治階級屈服了。但在最緊要的關頭，他作了詞嚴義正的表示，使一切存心羅致他、誣蔑他的人們，不能不望而卻步：

『我不再存向上爬的心。我對我頭上這堂皇的大廈不感任何興趣。我所繫心的乃是這大廈的基礎。我甘心在那裏手執鐵槌，與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並肩勞作，時時得到一條有力的槓桿，使那全部大廈動搖起來。有一天，當我們得到更多的幾隻手，更多的幾條槓桿，來從事工作時，我們就要把它連同它所有的腐爛生活、未埋掉的死人、可憎的自私心、浸水的實利主義完全推翻。那時我們就要把地下室掃除乾淨，然後建造一所人類的新居，其中再也沒有特等房間，所有的房間都是光明的，暢爽的，在那裏所呼吸的空氣將是清潔的，高尚的，活潑的。』

這一番話是傑克·倫敦的『息壤誓言』也應當是一切革命知識分子的『息壤誓言』雖然這幾句話未經斯通探入他所寫的傳記中，我現在翻譯這部書，把傑克·倫敦這個人介紹給我國的青年，主要的是因為傑克·倫敦說過這樣的話，而且也實踐了他的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董秋斯

插圖目錄

傑克・倫敦像·····	(卷首)
芙羅拉・威爾曼像·····	(二一三)
『荒野的招呼』出版時的傑克・倫敦·····	(一七—一九)
坐在『浪花號』艙口上的傑克・倫敦·····	(一八—一八三)
延齡邨·····	(一八六—一八七)
『美的牧場上』的傑克・倫敦·····	(二七六—二七七)
火燒後的『狼舍』·····	(三二—三三)
『美的牧場』上的茶彌安·····	(三六—三七)

1

一八七五年六月初的一個早晨，舊金山的人們一醒來，便讀到紀事報（Chronicle）上一段驚人的故事。一個女人用鎗射自己的太陽穴，因為她的丈夫「把她趕出家庭，因為她不肯銷毀她肚子裏的胎兒——一頁薄情史，一頁家庭變故史。」那個女人是芙羅拉·威爾曼，俄亥俄州馬西朗的墾荒者威爾曼家的害羣之馬；這個男人是詹尼教授（Professor W. H. Chaney），遊行的愛爾蘭占星家；那個胎兒後來成為馳名全世界的傑克·倫敦。

紀事報上的記載，雖然在末一行承認，這故事是由芙羅拉一方面的朋友透露出來的，却一貫地攻擊詹尼。他受人指責說，他坐過土墓斯的監獄；埋葬過幾個老婆，「頭上一叢青草，腳上一塊石頭」；強迫芙羅拉去替別人洗衣服和看孩子；賣掉她出錢買的傢具，命令她離開家庭，她不肯走，便拋棄她。這些話的不合實際與紀事報的新聞標題相同，那標題是：「一個棄婦」；實際上芙羅拉·威爾曼從來不曾與詹尼教授

結婚。

芙羅拉本沒有多少自殺的意思。她只受了一點皮肉傷。那一粒鎗彈給詹尼的傷害比給芙羅拉的大得多了，因為全國的報紙轉載那個故事，使得詹尼的餘生在痛苦和恥辱中度過。他不久便離開舊金山。傑克·倫敦永遠不曾見過他的父親。

當紀事報的新聞發表時，芙羅拉·威爾曼大約有三十歲。她是一個矮小的、醜陋的、強壯的女人，她經常戴眼鏡和假髮，因為一場傷寒症使她失去一部分的眼力和頭髮。她生有大鼻子，大耳朵，蒼白皮膚，不喜歡裝飾。芙羅拉出身於優良的威爾斯族，她的祖母，佐厄爾·威爾曼太太，率領四個孩子，在一八〇〇年後的一個仲冬，跨過阿利根尼山，由紐約州的加拿達圭到俄亥俄州的維恩縣，這乃是一條需要精力、自信和勇氣的路程。

佐厄爾·威爾曼太太的兩個兒子，希蘭和馬勺爾，稟賦了這些特性。馬勺爾便是傑克·倫敦的外祖父。在旅行克里弗蘭時，他們在晚秋乘船去浦廷灣裏的一個島子。那條船回來時不會在那里停留，而且是年內最後一趟旅行，於是那兩個少年被拋棄在那個荒島上，既沒有食物，又沒有住處，而且冬天就要來了。用了他們僅能用石頭和浮木作成的工具，他們作了一條筏子，這條筏子不僅把他們運上本土，而且一直駛到克里弗蘭。